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二十

宋 王益之 撰

宣帝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

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本紀

食邑四千戶

考異

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按長歷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宣紀賀封在封丙吉前今從之

侍

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
列侯賀器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

賀就國豫章

昌邑王傳

御史大夫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

上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

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

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

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

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

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

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

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吉傳

乙未

侯表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魯史

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
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
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曾為
將陵侯元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封賀
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
謚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

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本紀侯表

丙吉張安世傳

吉臨當封疾病上將使人加紼

音弗

而封之及其

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

德者必饗其祿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

疾也後病果瘳

與愈同侯勝按是時疏廣尚為太子太傅恐誤

考異曰吉傳作太子太傅夏侯勝按是時疏廣尚為太子太傅恐誤

今除去四字

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

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丙吉張安世傳

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魏郡盖寬饒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

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

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

彭祖封陽都侯後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

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

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

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

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

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

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

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

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坐者皆屬之欲目卑下胡稼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

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讀曰

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

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

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

伯為謝良久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成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音干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子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
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
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讀曰天
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
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
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遵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
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寬饒不納

其言

寬鏡傳

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

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

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

食亦反

飛鳥具為令

本紀

立皇子欽

為淮陽王

本紀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

潁川太守黃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

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

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

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

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厥縛反其肉

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鯨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

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曰少
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
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
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
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資財物公
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
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
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是歲徵守京兆

尹秩二千石數月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

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

官以八百石居

黃霸傳
百官表

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

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

與各
同

爭訟生分為失難

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

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

是以為俗民多怨讎韓延壽為太守欲改更之教以禮

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

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
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
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
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
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

道數年延壽徙東郡黃霸繼之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壽傳地

理志黃霸既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張敞

守京兆尹

考異曰百官表載于神爵元年按敞傳云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

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
守京兆尹黃霸之歸潁川張敞之守京兆盖同一年也
百官表載霸事于元康三年誤
今載敞守京兆于霸免之後
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

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甯廢長安市偷盜尤多
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
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
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
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

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

音桴

鼓稀鳴市無偷盜上嘉之敕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

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畧循趙廣漢

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敕本治春秋以

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

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

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八守及為真久者不

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張敞傳

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

皆勿坐

本紀刑
法志

賜功臣適

讀曰
摘

後黃金人二十斤

本紀

寅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薨

本紀

天子贈印綬送

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
堂子延壽嗣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
在魏郡祖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
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
陳至誠上以為有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
租稅減半安世傳是歲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
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
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

馬郊祀志比年豐穀石五錢本紀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

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本紀郊祀志徵能

為楚辭九江被皮義反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

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

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

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蜀人王

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

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在
選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帝召見武
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
刺史因薦王褒有軼與逸同材上廼徵褒令與張子儵等

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

以差賜帛頃之擢褒為諫大夫

王褒傳

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

本紀郊祀志

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

厥理廼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

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
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齊精祈為于偽百姓

反

百姓

東濟大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
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

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

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本紀

又詔太常曰夫江海

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
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

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泰室于嵩高南嶽瀟

與潛同

山于瀟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于上曲陽河于臨
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
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
上立白虎祠又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
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戶山于
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
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

石鼓于臨胸

音勅

之罍山於媯

文瑞反

成山于不夜萊山于

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于琅邪蚩尤于壽良

京師近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

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

許蚪反

屠

音除

王也又立五龍山仙

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膚施方士言益州

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上于是遣諫大夫褒使

持節而求之

郊祀志

褒道病死上憫惜之

王褒傳

是時上頗

修宮室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

親政事任用能吏諫大夫王吉上䟽意以為夫婦人倫
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
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
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
翁主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
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
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
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云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

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鷲與傲同不通古今至於積功

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

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瑠瑑音篆商不通侈

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

則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

病歸琅邪吉傳義渠安國至羗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

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

降羗及歸義羗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

讀曰

遂叔畧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

千屯備羗至浩

音浩

疊音門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

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

式爾反

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

北地上郡騎士羗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

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襄武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

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

在竟

讀曰境

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

耐

讀曰

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

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

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

分出雖不能盡誅豈

讀曰但

奪其畜產鹵其妻子復引兵

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上迺拜侍中樂成侯

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

賜璽書嘉納其冊

充國傳 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飛射士羽林

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
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
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即拜酒泉太
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與兩將軍並進本紀所書如此
惟充國傳前後節奏極分曉上初遣充國至金城而酒
泉太守辛武賢上書上廼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武賢
為破羌將軍是延壽武賢之將同一日也紀與充國並
書誤矣今從傳 按趙充國傳本始中義渠安國使行
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由處畜牧元
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後月餘羌侯狼
何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於是兩
府復白遣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
豪三十餘人以尤桀然皆斬之

秋七月大旱

荀紀 考 異曰此據

五行志荀紀增入

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

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紀本

京兆尹張敞上

書言充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

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羗虜已破來春民食

必乏窮辟

讀曰僻

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

徒各反

不足以

振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
得以差入殺此八郡贖罪務益致殺以豫備百姓之急
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

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
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
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
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讀曰民不可不慎也今欲

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
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
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
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

之名減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于

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

下也又曰雨

于具反

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

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

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

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

竊痛之于是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

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

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羗虜一隅小

夷跳梁于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

賢于煩擾良民橫

胡孟反

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

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

得為之屬

考異曰蕭望之傳無犯字今從荀紀增入

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

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

赦薄罪贖有金選

音刷

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敵

備阜衣二十餘年

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

嘗聞罪人贖矣未

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
死于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
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
也敬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
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

惟邊竟

讀曰境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

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

讀曰

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

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土得反至為盜賊以贖

罪其後姦邪橫

胡孟反

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

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

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羗虜且破轉輸累

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蕭望之傳

丞相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

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

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

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二年按疏辭云西羌未

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則非元康明矣今載于西羌反之後

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

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

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

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

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

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

窮發倉廩振乏餒

乃賄反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

俗舉賢良平寬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

音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

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

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

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

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

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

踴臨秋收歛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

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
神元元率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
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
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
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
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
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
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

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

扶元反民

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
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
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
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
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自高皇帝時有主
四時之官兩語仍
荀紀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
悌力田及罷薄蟹
反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太子家令
鼂錯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

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

相傳

大司農朱邑卒天子閔惜下

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

東脩之餽

與饋同

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

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之欲其子

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

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

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朱邑傳本紀彊弩將軍許延壽

出擊羗降四千餘人破羗將軍辛武賢斬首二千級中

郎將趙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趙充國所降復得

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充國傳是歲前將軍韓

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為人寬和自守以

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

明

百官表韓王信傳

太僕張延壽病免以戴長樂為太僕

百官表

長樂者帝自在民間時與相知故拔擢親近

楊惲傳

杜陵

陳遂為太原太守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

音及即位用遂稍遷至二千石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

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遂于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陳遵傳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拜戴長樂為太僕之後

中郎將楊惲為諸吏

光祿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

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

晉灼曰五

日一洗沐

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

相放

齊往反

效憚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

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

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

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

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然憚伐其行治

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

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

百官表
楊惲傳

蕭望之為左馮翊三

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

望之傳
百官表

廣陵太守沛郡陳萬年

以高第入為右扶風

百官表
萬年傳

扶陽節侯韋賢薨子宏當

嗣為太常丞坐宗廟事繫獄未決于是賢門下生與宗

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

成為後元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徵至長安既

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

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

讀曰避

兄

者案事丞相史廼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

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

掩

讀與暗同

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丞

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

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

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

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

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兄宏為太山都尉

韋賢傳

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四年按表元成以神爵元年襲封今從候表

丁令比三歲入盜匈

奴殺畧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

所得

匈奴傳

神爵二年春正月于鳳凰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郊祀

志

秋羗若零離留且

子閭反

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

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

屬四千餘人降漢

考異曰本紀作夏今從充國傳仲馮亦以為紀誤

匈奴虛閭

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

步浪反

塞獵欲入邊寇未至會

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問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顛渠闕氏顛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顛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

呼各反

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顛渠闕

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

行胸

音幼

鞮單于握行胸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

行胸鞮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

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

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

獬

先安反又所姦反

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

音禪

幕烏禪幕者

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

孤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

地日逐王先賢揮音纏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

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

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

騎欲歸漢匈奴傳使人至渠犂與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

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

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

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

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

吉始馬上嘉其功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凡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

考異曰西域傳以為

神爵三年按本紀載于二年匈奴傳亦云二年當是西域傳誤今從本紀匈奴傳

吉于是中西

域而立莫府始烏壘城

鄭吉傳

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

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

輯之可擊擊之

西域傳

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鄭吉傳

握衍胸

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匈奴傳

時上用刑

法不甚崇儒術信任中尚書宦官中書令宏恭石顯久

典樞機

蕭望之蓋寬饒傳

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曰方

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

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

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

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

古禪字

大逆不道諫大夫

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
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
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
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
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
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
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

衆莫不憐之

本紀益寬統傳考異曰通鑑載于日逐王事前今從本紀載于後

匈奴握

行胸鞬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

本紀

是歲右曹

典屬國蘇武卒初武既免官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

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帝即時召武待

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

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

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

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左右武在匈奴

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卒時

年八十餘

武傳

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

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萬里結婚非長策也不可許上不聽以烏孫嘗

一作新

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

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常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燉煌未出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

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前公
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此已事
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四夷
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
從其議徵少主還

蕭望之
西域傳

以惠明習外國事召為典屬

國代蘇武

忠傳

神爵三年春起樂游苑

本紀

三月丙午丞相高平憲侯魏

相薨

百官表

相嘗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

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相竟以

丞相病死

褚先生補史記

夏四月戊戌御史大夫博陽侯丙吉

為丞相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

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

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

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

讀曰

又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

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

掩過揚善吉馭吏者

讀曰嗜

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

口一

反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

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

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過郡人習知遠塞發犇命警備

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過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

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

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

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

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
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
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
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
又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
恠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息哀反吐舌吉止駐使騎吏
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
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

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丙吉傳

張敞

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

通典

八月詔益吏百石

以下奉十五

本紀為應劭

考異曰本紀不載所因獨通典以漢書載張敞蕭望之所請是必因

二人所請故詔行其言耳本紀以為益奉
十五而通典作什二今從本紀作十五

是歲光祿大

夫梁邱賀為少府

百官表

珠厓三縣反

賈捐之傳

神爵四年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

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

者夏四月下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

讀曰嚮

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

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及潁川吏民有行
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後數月徵霸為

太子太傅

本紀
霸傳

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本紀

是歲河內太守韋元成為衛尉

百官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騰錄貢生臣馬心羅

騰錄監生臣范重榮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二十一

宋 王益之 撰

宣帝

五鳳元年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八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

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

本紀子冠

考異曰按漢書本紀太

叙二疏去位事已云太子冠至是又重復言之蓋誤也

夏赦徒作杜陵者

本紀秋

奴屠者單于使自逐王先賢揮

音纏

兄右輿

音郁

韃

居言反王

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

考異曰與

字匈奴傳作為字仲馮以為誤改作與字按下文右輿韃王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為烏藉單于如此係是兩人為字誤矣通鑑取

仲馮之說改作與字今從通鑑

左馮翊韓延壽棄市

本紀

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上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

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

以父言去官不仕

延壽傳

五鳳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

荀紀以為三月荀紀以為考異曰宣紀

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氏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揚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祠

后土史逸之也

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頌安侯韓增

薨

本紀韓王信傳夏四月己丑五字今從漢書本紀

考異曰通鑑無

五月彊弩將軍許

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百官表

輔政延壽廣漢弟也

外戚

傳

考異曰通鑑作車騎大將軍按百官表外戚傳並

作車騎將軍初無大字兼先漢亦無此官名蓋通鑑仍

荀紀所書故如此不知荀紀後書延壽亮處亦

云車騎將軍明前所書衍此一宇今合刊去 秋八月

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

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

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

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

音干 音侯

以愆勿行苛政

本紀初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至

是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大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

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

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

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

食貨志

上善之

考異

曰本紀載于五鳳四年按蕭望之傳云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又望之輕丞相丙吉左遷太

子太傅望之左遷在五鳳二年不應設常平倉在四年也蓋壽昌以常平至四年民始便故賜爵闕內侯紀所

書者以賜爵故也按嚴延年傳云府丞義道壽昌為常平倉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

權此延年以神爵棄市則常平設倉當在此時今從蕭望之傳附于望之左遷之前望之復非壽

昌又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

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
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
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
丞王忠共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與由同是不
說悅音悅後丞相司直繇音婆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丞相制詔
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
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
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

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

望之多使守史

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

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

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

為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壬午上使光祿勳惲策詔望之左遷為太子太傅以太子

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

太子

蕭望之傳
百官表

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

屠耆單于屯兵殺畧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

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噤

乃穀反

姑地逢呼韓

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

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

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

屈與父呼遼

古速字

累

力追反

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

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

陽侯

匈奴傳本紀單于帥衆來降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宣紀呼遼累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

屠薦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誘遼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光祿勳平通侯楊惲與太僕戴長樂

相失長樂嘗使行事肄

弋二反

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

見受詔副帝肄稅

丁故反

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

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

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

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邱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窠

其羽反

數山羽反

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

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

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
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
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
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

胡各反

惲妄引亡國以

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
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為
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
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

與敕同

富平侯延壽

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
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
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憚語
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
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
為詖與妖同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

皆免憚長樂為庶人

憚傳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宣紀書十二月楊憚坐前為光祿勳免

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按憚傳憚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

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罪又揚譚稱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憚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憚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憚猶為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食之變蓋憚以今年十二月免為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

是歲衛尉扶陽侯韋元成為太常右扶風陳萬

年為太僕

百官表

萬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

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歸

陳萬年傳

先是上

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

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劉更生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至是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其父宗正陽城侯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為置嗣子安民為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劉德劉向傳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考異曰外戚恩澤侯

表德以五鳳二年薨今附于德薨之年

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

忘車馬之好斥遠

于萬反

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

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

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

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

封于釐

與卽同

公劉發迹于豳太王建國于邽

古岐字

梁文

武興于鄴鎬由是言之則邽梁鄴鎬之間周舊居也固

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邽東中有刻書曰

王命尸臣官此枸

音荀

邑賜爾旂鸞黼黻琫

與雕同

戈尸臣

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

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

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不宜薦見宗廟制曰京

兆尹議是郊祀志云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其父德上書訟罪

會堯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通鑑載于神爵元年按郊祀志載劉更生鑄黃金不驗坐

論敬上疏諫今從志附于其後

五鳳三年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百官表封建

成侯考異曰百官表作壬申荀紀作壬辰按長厯正月戊寅朔二月無壬辰而壬申乃二十五也今從百

表官夏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考異

曰通鑑無夏字今從荀氏紀又通鑑考異云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厯此月丙午朔無辛巳今從表

始昭帝時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

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

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

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賽

先代禱及反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

古浸字

信女須等

數賜予錢物至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

女須祝詛如前及漢立太子胥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

廣陵王傳

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

自絞死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

本紀

廣陵王傳

考異曰通鑑

無正月二字今從本紀

音麤

落奚反 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滅戍卒什二

本紀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

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即遣錄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為誰也

民便常

平倉上廼下詔賜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爵關內侯而蔡

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本紀食貨志

楊惲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

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

顯朝廷一朝晦

與暗同

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

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

總領從官與

讀曰豫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

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

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

橫

胡孟反

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

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

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

說

讀曰悅

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

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
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
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
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來
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
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袞

古袖字

低印頓足起舞誠淫荒

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
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
所歸不寒而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
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
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
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

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

匹遙反

然皆有節槩

工代反

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

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會有食日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憚兄子安平侯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

成為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太常韋元成及孫會宗等

皆免官

楊惲傳通鑑考異曰楊惲傳作未央衛尉韋元成按百官表元成以神爵四年為衛尉五鳳

二年為太常又元成傳亦載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以此攷之當是楊惲傳誤今從百官表元成閔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

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

走郅支都單于庭

匈奴傳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皇太子柔仁好

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

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

千容反

容言陛下持

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

是古非今使人眩

胡眊反

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

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

元帝紀

淮陽王母張婕妤尤愛幸而王又好政事通法律上奇

其材曰真我子也是時王未就國上常有意欲用代太

子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

以弒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召拜韋元成為

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

元帝

紀淮陽王
韋元成傳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丞相黃

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
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
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
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
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

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

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黃霸傳

考異曰通鑑載于黃霸拜相之次按漢以

大司馬代太尉無大司馬與太尉並置者是時許延壽既為大司馬不應霸復薦史高為太尉當是延壽既薨

之後今附於此

夏四月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虜銅人皆生毛長

一寸所時以為美祥

郊祀志

秋耐宗廟高平侯魏宏博陽

侯丙顯坐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為關內侯

恩澤侯表

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

顏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

謂之夕牲

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

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

丙吉
傳

甘露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

音

為定陶王

本紀

曰通鑑

考異

云諸侯王表作十月
乙亥今從漢書本紀

囂衛使仔子也

宣元六
王傳

詔曰廼者

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古老榮茂神

光並見咸受禎

音

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

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本紀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

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

紀荀御史大夫杜延年以老病

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

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延年傳秋

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

本紀

宇公孫使仔子也

宣元六王傳

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于

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

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次曰車騎將軍龍頌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

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
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
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
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
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
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帝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圖以此
知其選矣

通鑑蘇
武傳

詔曰廼者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

列皆鄉鳳凰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

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

今年租

本紀

三月己丑丞相建成侯黃霸薨謚曰定侯

本紀

百官表霸傳

考異曰本紀百官表皆作己丑通鑑仍

荀紀作己巳按長厯是月甲申朔無己巳至三月初六

日乃己丑也當是荀紀誤今從本紀百官表

夏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

為丞相封西平侯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于定國傳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博士沛施雠

受田王孫易

論

易譯官令齊周堪博士魯孔霸

俱受大夏侯勝書

千乘歐陽地

餘濟南林尊

並受歐陽生書

平陵張山拊

音膚

謁者陳留假倉

並受

小夏侯建書

論書博士沛薛廣德山陽張長安

並受王式詩

論詩

博士梁戴聖太子舍人沛聞人通漢

並受后倉禮

論禮公羊

博士下邳嚴彭祖侍郎申輓

音晚

伊推宋顯毅梁議郎汝

南尹更始待詔劉向

即更生更名

梁周慶丁姓竝論春秋黃

門郎梁邱臨

賀子

奉使問諸儒而淮陽中尉韋元成

治魯詩又

治禮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諸儒雜論同異條奏其

對時公羊家多不見從彭祖等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

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
誼對多從穀梁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天子稱制臨決焉

廼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諸傳異曰荀紀考

云立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按公羊博士已立于武帝時宣帝所立只穀梁耳左氏至成哀時猶未立學官故劉歆移書責太常亦可見荀氏之誤今不取石渠議漢書不載其辭今無復存唯杜佑通典尚見一二一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曰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帝制曰聖議是也一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

為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帝制曰為
父母周是也一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
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
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
又問曰大夫降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
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又問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
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
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黃門郎臨奏經曰鄉射合
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
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
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
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
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
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用之矣必須合樂
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元成議是又問經云
宗子孤而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見

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故因殤而見之
戴聖曰凡為宗子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
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
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
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
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
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
孤不斷何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
雖老猶稱孤已上特禮議耳諸
經盡然今姑附見可以類推 初帝聞衛太子好穀梁

春秋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皆魯
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沛蔡千秋為郎嘗從魯
榮廣受穀梁上召見千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

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及慶姓為博士由是穀梁之

學大盛

本紀諸傳

烏孫大昆彌元貴靡鳩靡皆病死公主上

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冬

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年且七十賜以公

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卒三孫因留

守墳墓云

考異曰通鑑又取西域傳云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畔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

立按段會宗為都護乃在竟寧中竟寧元帝末年載于此恐誤今除去之初皇太子所愛幸

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

人更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與娛同侍太子者故繡衣御史王賀

女孫政君與

讀曰豫

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

五人徽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

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身
先是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
及政君一幸而有身是歲生子于甲館畫堂為世適

讀曰

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鶩字太孫常置左右

元后

鴈門

太守建平侯杜緩為太常

百官表

緩延年子也

本傳

郅支單

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匈奴傳

甘露四年典屬國常惠為右將軍

百官表

典屬國如故

惠傳

程侯金賞為侍中太僕

百官表

肉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

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匈奴傳

諸儒薦郡文學

河內張禹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

望之善馬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

官禹嘗從沛郡施雠受易琅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

禹傳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本紀

匈奴呼韓邪單

于來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

斤二月單于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

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
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
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
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
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
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
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

因北擊烏揭

邱例反

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

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

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邳支留都之

匈奴傳本紀

詔曰朕既不

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

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

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

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謾

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有疑

不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本紀荀紀宣之行事

宜復有一毫寬考異曰迹考

厚之意哉治其罪狀使與名律相應無所縱舍贊所謂必罰是也暮年之詔顧謂數申詔公卿務行寬大其誰

欺乎荀氏漢紀削去此語其知之矣今從荀紀

三月客星居王良東北可九尺

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

本紀天文志

未央宮輅軫音零

中雌雞化為雄毛皮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五行志荀紀夏

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

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本紀

以修撰之職領於他官

考異曰此語見通典不知其時今附于帝終之前

由是

太史之官惟知占候

通典

太常掌故東海匡衡調補平原

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

京師後進多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

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

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帝不甚用儒遣衡

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

匡衡傳

帝寢疾選大臣可

屬

之欲反

者冬十二月癸酉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

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

輔政領尚書事

望之傳
百官表

甲戌帝崩于未央宮明年春正

月辛丑葬杜陵上尊號曰孝宣皇帝帝不喜儒好觀申

子君臣篇

宣紀元紀劉向別錄
叢豈無所自漢史顧不載

考異曰宣紀平生慘
乃軼出于劉向別

錄今
取之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

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

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遭值凶奴乖亂推亡固存信讀曰威北夷單于慕

義稽首稱藩可謂中興矣

考異曰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侔德殷宗周宣矣

漢業至宣帝而衰安得功光祖宗又荀氏于元帝贊削孝宣之業衰焉一語其亦有見于此班固此語太過今削去之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二十二

宋 王益之 撰

元帝

孝元皇帝諱爽宣帝太子也母曰共讀曰恭哀許皇后八

歲立為太子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

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本紀

外戚傳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

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

元之不逮

師古曰羅網也逮言意識所不及

斯豈刑中之意哉

師古曰中當也

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刑法

志

初元元年

按原本脫去此四字今補入

三月癸卯封太后兄侍中中

郎將王舜為安平侯

本紀恩澤侯表

健仔父丞相少史王禁為

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健仔為皇后

五行志曰通鑑書三月

考異

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按侯表王禁以三月癸卯封在立后之前三日又五行志云三月癸卯制書曰封健仔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健仔為皇后觀此則立皇后在封禁後明矣通

鑑誤今從五行志及侯表

禁自是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

得其力

褚先生史記補表

夏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

第二星東可四尺

天文志

五月渤海大溢

天文志

上遣使

者徵琅邪貢禹及王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

者弔祠

王吉傳

以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

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

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凋

與彫同

木摩而不刻車輿

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

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

頌聲並作孝文皇帝衣緋

徒奚反

履革器亡瑀文金銀之

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

甫往反

效衣服

履絝

古袴字

刀劔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

別異甚非所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

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
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
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
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
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
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
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

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
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
數千人以填

與寘同

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
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
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
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
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

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
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
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

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

忠

貢禹傳

珠厓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

賈捐之傳

淮陽中尉韋

元成為少府水衡都尉馮奉世為執金吾平昌侯王接

為衛尉

百官表

接無故子

外戚傳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

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甚見

尊任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

四人同心謀議勸道

讀曰導

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

鄉

讀曰嚮

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

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

讀曰仰

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

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

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
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
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
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
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音翁然歸
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
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以為郎中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

爲宗正

蕭望之劉向匡衡傳百官表通鑑考異曰通鑑載於初元二年按百官表更生爲宗正在初

元元年

今從表

初元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

本紀

蕭望之周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

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

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

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

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

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宏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儁等待詔以行污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宏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名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名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名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

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蕭望之傳二月丁巳立

弟竟為清河王

本紀諸侯王表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作竟今按荀紀

亦作竟字未知溫公所見本與今不同何耶按漢書本紀荀紀立清河王俱屬正月此獨從年表作二月未

知何據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

敗獠音完道縣城郭守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

水泉湧出

本紀考異曰劉向傳作三月今從元紀以為二月

三月壬申立廣陵

厲王太子霸為王

本紀諸侯王表

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

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本紀按原本無詔丞相以下與下文考異不合今補入待

詔宦者署東海翼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
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
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
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
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
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
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

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
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
姓一異姓五廼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
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
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
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
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
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

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

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

翼奉傳

考異曰荀紀載於七月地再震之後按本紀二月地震下詔舉直言奉當以此時上疏至七月特詔公卿得言奉不為公卿安得言也今取而附於二月下詔求言之後令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

太子寬中薦言博士張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

由是遷光祿大夫

禹傳

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自帝為太子

時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上以丹舊臣皇考

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

丹傳

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

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太子以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爲

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徵敞欲

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敞傳

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上

感悟下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蕭望之

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

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劉向蕭望之傳天文志本紀考異

曰本紀在今冬通鑑載於四月按劉向傳曰前宏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是望之黜免在三月地震前

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亦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本紀書於冬固誤也又按天文志云夏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則望之之封在五月無疑也通鑑書在四月亦誤

六月關東饑齊地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

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

與民爭利

本紀食貨志

考異曰通鑑書於四月今從本紀

秋七月己酉地復

震

翼奉傳荀紀通鑑云冬地復震按本紀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當是

考異曰荀紀書於七月劉向傳

荀紀爲是今從之

上以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

咎於大臣於是數以朝日

顏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

引見丞相御

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
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
寢廣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
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
收趣讀曰促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

轉漕虛倉廩開府藏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

今丞相御史將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丞

相于定國上書謝罪

于定國傳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

諫大夫宏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

劉向傳

上器重蕭望之

不已欲倚以為相

劉向蕭望之傳通鑑

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

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

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

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

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

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

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

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

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宏恭奏望

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

具于

反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

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

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

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

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

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
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
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

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

劉向傳
按原

本無而望之以下
文意未足今補入

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

天下學士姍

所諫
反

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貢禹爲諫

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

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

石顯
傳

是歲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有冠距將鳴

行五

志荀紀

考異曰五行志以為初元中不明載年荀紀載於此今從之

中書令宏恭病死

石顯為中書令是時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

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

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

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

睚眦輒被以危法

石顯傳荀紀

初元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

本紀

珠厓連年不定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金馬門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

與拳同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

讀曰

預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致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粵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

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當
此之時逸遊之樂絕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
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
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於孝武太倉之粟紅腐而
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
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
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音浪郎爲郡北卻匈
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

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

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

子誥子
奚二反

之大海之中快

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蠹爾
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
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
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
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
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
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

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此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

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

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珠厓由是罷

按罷珠厓事史鑑俱載於三年春此本獨附二年之末恐未是今移入此處

捐之數名見言

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

後稀復見捐之賈誼曾孫也

捐之傳

夏四月乙未孝武園

白鶴館災翼奉上疏曰臣前言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

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

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天

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疎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

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

大谷反

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

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

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

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

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

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

讀曰嚮

崧高後介

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闕而入教倉地方

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

一葉反

諸侯之權西遠

于萬反

羗胡之難陛下共讀曰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

恭

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

應古臣奉誠難亶讀曰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

但

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

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

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

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

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
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
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廼費士孝武之世暴骨
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
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名讀曰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
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
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
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

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

翼奉傳

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大半以寬繇役

禹傳

考異曰貢禹傳載於禹為御史大夫之後按百官表禹以初元五年為御史大夫本紀罷甘泉建章宮衛在三年不應禹五年尚以為言也當是傳誤通鑑移於是年下詔之前為是今從之

天子悼恨蕭

望之之死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

夫給事中大見信任

劉向傳百官表

考異曰荀紀載於永光元年百官表載於此年今

從表

是歲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

惠傳

執金吾馮奉世為右

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

奉世傳

侍中衛尉許嘉為左將

軍

百官表

淮陽相泰山鄭宏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

之宏所至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爲後所述

百官表傳

班固曰宣帝時良吏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宏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

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初元四年是歲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

更生枝葉上出屋

五行志荀紀

王莽生

五行志

少府韋元成爲

太子太傅

元成傳

初元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

本紀原本無春按

正月以下求殷後事未有緣起當是脫誤今補入

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

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
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
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
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
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
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

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

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

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梅福傳三月行幸雍祠五

時

本紀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

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天文志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

僚久慮古曠字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

咎流萬民朕甚懼之廼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

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步扶反匄步得反救之其令

太官母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
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
常平倉博士弟子母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
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

又東

觀漢記載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

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

母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

母兄弟通籍

本紀

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

也類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徵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

馬御史大夫陳萬年卒荀紀子咸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

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

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

欲杖之曰乃公教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

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古諺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

死後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

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

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

萬年傳

六月辛酉長信少

府貢禹爲御史大夫

百官表

先是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

于定國立位論議無所拂至禹代爲

按原本無陳萬年以下二十三字今

補入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

于定國傳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

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

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上迺下其事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

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
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
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
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
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
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絮白廉正經術通明有
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
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

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朱雲傳

貢禹自在位數言得失書數

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禹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

也鑿池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
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
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
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
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
露中野不避寒暑猝才兀草把蒲巴土手足胼步千胝
竹尸已奉穀租又出橐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
反本遂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

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
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
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爲幣市井勿復販賣除其租銖之
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
便禹傳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遂
寢食貨志禹又言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
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
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

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
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絮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
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
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
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事闢地
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讀曰者讀曰欲用度
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
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
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
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

諄

布內反

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

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
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
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
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

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讀曰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竹仲反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

治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
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
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
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
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
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
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
察天下幸甚天子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禹傳匈奴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因辱漢使江廼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長安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考異曰按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元紀五年谷吉使奴匈不還又湯傳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爲御史大夫或者郅支以四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今從通鑑載於五年 貢

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十二月丁未禹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丁巳長信少

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醜籍及爲三

公直言諫爭

韋元成貢禹薛廣德傳百官表

琅邪諸葛豐爲司隸校尉

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

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

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

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

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

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

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

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
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
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
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
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
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音滿願
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諸葛豐傳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三

卷二十三

--	--	--	--	--	--	--	--